

◆ 人间诗话

扑枣子

程耀恺

收采枣子这项活计，通常用长竹竿敲打，枣子落地，再一一收拾，古人谓之“扑”。此说前有老杜《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后有宋代佚名画家的《扑枣图》为证。扑为“拍”，或是“小击”。轻轻地拍打枣子，既要拍落，又不至有损伤，这动作，多少有点艺术含量在里面。

枣又名木蜜，为鼠李科枣属落叶灌木或乔木。幼枝有成对的刺；叶互生，卵形或长圆形，花两性，黄绿色，单生或2—8个密集腋生成聚伞花序；核果，矩圆形或长卵形，果皮由青变黄，成熟时呈红色，味甜。枣有红黑二种，红者以产于鲁、燕为佳，商品名“北枣”，黑枣产于浙江金华、衢州，曰“南枣”，近年来新疆大枣异军突起，颇受青睐。

枣树在江淮间，被视为吉祥树，枣与早同音，喻早生贵子，所以无村不枣。有农谚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就见钱。”见钱未必，但枣树当年栽植，当年挂果，却是不容置疑的。我的老家汤庄，最高大的树是黄连木，最多的树是柳树，最受欢迎的树是枣树，外公家的枣树，总共七、八棵，依次散植于稻场的西北边。枣树枝繁叶茂，树冠如云，看上去既清新又悦目。“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荫长。”“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缱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似乎是为汤庄写的。枣花细碎，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乡下的女孩子，喜欢拿“枣花”做自己的名号，叫“枣花”的女孩子，成熟，干练，将来是当家的好手。枣花散落，状若一片碎金，外公从不清扫，放在那儿，看一眼，便陶醉一回。五月之后，枣树现果了，树上满是一些小不点儿，接受阳光的爱抚与打磨。太阳由温暖，变得火热，赤日炎炎，芭蕉冉冉，此间，草木蓄积了足够的能量，渐渐地，棉花白了，菊花黄了，



高歌 陈勇钊 摄

枣子跟着红了，一切都顺其自然，不动声色。

红珠颗颗压枝园，枣入诗词传古今。枣子最早在诗词中现身，当属《诗三百篇》，其《豳风·七月》“八月剥枣，九月获稻”中的“剥”字，段玉裁《小笺》：“此谓剥即支之假借也，今字作扑。”至于杜甫的“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与欧阳修的“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诸句，用的都是赋体，到了宋人蒋捷那里，只一句：“秋太淡，添红枣。”其景象、韵味，无不胜却人间无数。

枣子无论鲜、干，均可生食。鲜枣酥脆，啖之可饱；干枣行销四方，可食可药。枣子去核去皮，加工成枣泥，以枣泥为馅，制作麻饼、月饼，苏州木渎所产枣泥麻饼，至今仍是馈赠之珍物。我家习惯将北枣与莲子用火文同煮，烂熟之后，先将莲子与枣子吃了，再喝汤，那种感觉，赛似活神仙。

人们吃枣子之时，以为枣核弃之不足惜，然而在有心人那里，其实不然。枣核虽小，不能像明人魏学洢《核舟记》中的桃核那样，可堪精雕细刻，但拿来加工手串，质地与色泽，也都是上乘。红枣在《白鹿原》里，另有用法，我问过陈忠实，他笑而不答。

◆ 边走边看

忆村琐记

何一东

时隔五年，我再次来到蚕丛故里——青神，来到汉阳湖景区的忆村。漫步在酒店旁的绿道上，眺望近在咫尺的宽阔奔涌的岷江和高耸立的水利工程——汉阳湖大坝，顿觉一身轻松，了无羁绊！无垠的天空洁净而宁静，犹如一幅巨大的变幻多姿的画卷，而身边的近千平方米绿意盎然的草坪，彰显忆村的美丽，令人眼睛一亮；江边随风摇曳的芦苇花，烂漫而柔媚。

五年前，我和著名作家、资深媒体人李贵平兄曾来过忆村。那时正是春天，万物复苏，桃红柳绿。我们在忆村笑谈，在中岩寺“唤鱼池”品茗，在汉阳古镇探寻，在岷江乘船观景，在竹编博物馆参观，那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物是人非，贵平兄已离去四年，但他写青神的若干佳作，涉及青神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多个方面，如《汉阳：千年古镇水码头》等，却温暖着生前的众多朋友，散发着新鲜的墨香。

草坪上，一对母女正在拍照。妈妈约五十多岁，虽然天气较冷，却仍穿着鲜艳的长裙。女儿二十多岁，身材窈窕、模样俊俏、衣着时尚。我上前和她俩攀谈。妈妈告诉我，她们是乐山人，来忆村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喜欢这儿幽静的氛围，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让人特别放松。”女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很陶醉般地问我：“你尝到空气的味道了吗？”我回答：“空气特别新鲜！”她甩了一下长发，一双大眼睛看着我：“还有呢？”我愣了一下，心想还有什么呀？她哈哈一笑：“还很香甜呀！”“对对，很甜很香！”我也笑了。

当得知我是从成都来青神采风时，妈妈说：“我刚才看见忆村门口挂着的欢迎横幅了，你们是四川省直作协散文专委会的作家吧？我平时也爱看散文，散文最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女儿嫣然一笑：“我也喜欢，读大学时，还在报上发表过两篇游记。”没想到在这儿还遇见知音了。

秋雨淅沥，落叶纷飞。季节的更替真是准，前不久还是“秋老虎”发威，连桂花也推迟了花期，而这两天开始，才真正入秋了。“门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忆村清欢小院热气腾腾，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来自成都的十多位作家围桌而坐，一边品茗，一边畅谈青神的变化，交流写作经验。有几位出了新书的作家，还向忆村学堂赠书。作家曾令琪等挥毫泼墨，向汉阳湖景区和忆村酒店赠送了墨宝。“潇潇暮雨洒江楼，几度忆村诗兴遒。四海高朋欢聚处，漫将新句赋清秋。”曾令琪的《七绝·题青神忆村》，恰好表达了前来采风的作家们之心声。而身为青神人的作家邵永义、邓友权则妙语连珠地为大家讲述苏东坡和王弗的初恋故事及青神的前世今生，还兴致勃勃放声高歌，感心动耳，将气氛推向高潮。

夜宿忆村庭院别墅的叠院式客房，秋虫蛰伏在草丛中，发出天籁般的吟唱。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叫清静与独处，什么叫远离喧嚣……遥想当年24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情，想像他乘一叶轻舟顺江而下汉阳，直入平羌三峡，写下脍炙人口的《峨眉山市歌》的潇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感悟人生，才是为文写作者的真谛！

◆ 江湖脸谱

爱说漂亮话的小红帽

肖遥

第一次见到隔壁小红帽的时候，我们刚搬家，小红帽还在她妈妈怀里抱着，哭唧唧的，哭的原因是担心新来的邻居小姐姐不带她玩。后来知道她叫小红帽，也是因为爱哭，她妈妈经常给她讲小红帽的故事，她就自称小红帽了。

此后，带小红帽玩成了我的一项家庭外交任务。也不知七岁的我和五岁的小红帽咋玩到一块的？小孩有自己的社交智慧，她每次来找我我都会拿几张糖纸或几个塑料珠子送给她，搞二手回收是小红帽的特长，她走路喜欢低着头捡垃圾——糖纸、卡片、蜡笔头、铅笔头、玻璃弹球。我经常怀疑全厂的“宝贝”都叫她给捡回家了。

那个年代，厂区的主流教育是“不要惯着孩子”“给好心不给好脸”，大多数家庭对子女不免严肃刻板。小红帽家是个例外，她父母中年得女，很“惯”她，眼下有个词叫“情绪价值”，小红帽从不缺情绪价值，也很会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她的性情随和温暖，用她妈妈的话说，小红帽自打会说话就爱说好听的话，五岁的她堪称行走的“漂亮话表情包”——遇到我拎着大铁壶去打开水，刚从幼儿园被接回来的她就会迎上来赞美：“真勇敢，就像那个……武松！”我穿条裙子就成了“孔雀公主”，戴个帽子就成了“女皇陛下”。

就连我写作业，她也要趴我桌子上啧啧惊叹，搜肠刮肚把她能找到的所有的溢美之词塞给我，就像她挖地三尺地寻宝藏来送给我。小红帽的很多吹捧，听上去荒诞又浮夸。我也会回应小红帽的忠诚和热情，把自己的黑白枕巾做成熊猫送给她，看到我缝的粗针大线的布偶，我的小迷妹眼睛放光，“你手真巧，就像个仙女”。

到底我俩有年龄差，过家家尚且可以，聊起天来不免会“你说城门楼子，她说火车头子”。有段时间，厂里放电影《蓝光闪过之后》，这部讲述地震的电影，对敏感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一部恐怖片，也让我震惊地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不由得陷入了伤感。我试图和小红帽认真地聊聊人生，小红帽的反应是：“山崩地裂？那世界上是不是就剩下咱俩了？那可太好了！”我没想到我的恐惧担忧，在小红帽那里成浪漫的理想生活。

即便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也自有其深情厚谊。我们家调离厂区那几天，打包了全部家具，临行前我住在小红帽家，她开心得忘乎所以，黏着我说不完，说着说着，她惊诧道：“你咋哭啦？”我没好气地说：“因为咱们要分离了。”小红帽还不懂什么是“分离”，对话又切换到鸡同鸭讲的频道，她说：“你看我就不哭，只有我爸训我，或者你冤枉我了，我才会哭。”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坐上开往山外的大巴车，小红帽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扒着车窗嚎啕大哭。

很感念命运给我安排的人生第一个伙伴小红帽，让我对人性有了充分的信任，让我后来的人生里，能够心无芥蒂地接近任何一个新朋友，交到了很多情投意合的好友。

